



# 张恨水差点去息烽

■ 王张应

民国二十八年十二月一日起，张恨水于重庆创作重要长篇小说《八十一梦》，在《新民报》副刊连载。十七个月后，民国三十年四月二十五日，八十一梦才梦到十几个，小说连载便匆匆忙忙提前结束。

这是张恨水一篇痛快之作。张恨水一改往日温柔敦厚文风，变得痛快淋漓，纵情恣意。这部小说采用寓言方式，痴人说梦一般，由天上到地下，由仙界到人间，影射鞭挞了当时极端丑恶的社会现象。

小说连载后，在陪都重庆，一石激起千层浪。拍手叫好者有之，咬牙切齿者有之。一时间，连载《八十一梦》的《新民报》和小说家张恨水，成为舆论中心。在重庆，街头巷尾，人们谈论的多是报纸正在连载的梦中故事。由梦中人和事，人们轻轻松松想到身边人和事。

张恨水后来在《写作生涯回忆》中说：“《八十一梦》这部书……我使出了中国文人的老套，‘寓言十九，托之于梦’。这梦，也没有八十个，我只写了十几个而已。何以只写十几个呢？我在原书楔子里交代过……书里我写着一个豪门，有一条路可通半空，给它添上个横额，《孔道通天》。朋友都说，这太明显了。某君为此，接我到个很好的居处，酒肉招待，劝了我一宿。最后，他问我是否有意到贵州息烽一带，去休息两年？我笑着也只好答应‘算了’两个字。于是《八十一梦》，写了一篇《回到了南京》，就此结束。”

张恨水所说这件事，在他儿子张伍《我的父亲张恨水》书中也有记载：“为了《八十一梦》某要人也是安徽人，专门把父亲接到一个华美精舍，先是酒肉招待，叙叙同乡之谊，最后竟问父亲：‘是不是有意到贵州息烽去休息几年？’”这比张恨水本人说的要具体一些。张恨水笔下“某君”，其实就是“某要人，也是安徽人”。

差不多在后来的张恨水传记中，对于这件事均有所记载。马季先生《张恨水评传》对这件事，是我读到记载最具体、最清楚的文字。评传说，后来，有一位国民党高官，也是陈独秀、张恨水安徽同乡，以宴请家乡人叙旧为名，邀请张恨水到家里做客，委婉地对他提出了警告。这名高官名叫张治中，虽与张恨水交往不多，不过两人对军阀、华北汉奸和日本侵略，都很愤怒，这“一文一武，皖江两张”自是惺惺相惜，彼此尊重。

那天，张恨水正在写稿，一名工作人员拿了一封邀请信给张恨水。粗略地看完信后，张恨水有些疑惑，觉得不太正常，因是相熟的朋友邀约，他便没有犹豫，当即随工作人员去见张治中。车子直接到重庆朝天门码头，连车带人上了开往嘉陵江方向的渡船，上岸后又穿过一个又一个山谷，最后终于在一座小楼前停下。

见到张恨水，张治中操一口令张恨水亲切的江淮口音说：“心远兄，别来无恙？”张恨水本来正在参

观客厅里豪华陈设，并未注意到张治中已经从里间屋子走来。闻声知人到，张恨水连忙转过身去，笑着拱手：“文白先生，近来可好？”随后，张恨水面对满桌家乡菜，宾主一起，边吃饭边叙旧，相谈甚欢。

吃饭叙旧，自然不是目的。席中，张治中话锋一转，谈起《八十一梦》，表示他一个朋友想要张恨水《八十一梦》出版权，稿费是任何一家出版社的好几倍。甚至表示，可以让张恨水去国民党政府任职，拿着政府部长干薪，不用做事，只管写他爱写的小说。如此诱人条件，张恨水愣了愣，想到最近一段时间他信件被拆封、陌生人上门查问等频频动作，心里已知张治中请他到此的用意。张恨水没答应张治中开出的条件，张治中便委婉地问张恨水：“有人问你，是否想去息烽小住几年？”

息烽是什么地方，张恨水不会不知道。虽不能答应这位同乡什么，但张恨水理解对方，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张恨水心里明白，假如不是这位安徽同乡，他极有可能不被打招呼，直接去息烽。

去了息烽，可不是小住几年那么简单。那地方通常是站着进去，躺着出来。

假如那位安徽同乡如评传作者所说真是张治中，那就是张治中在关键时刻帮了张恨水一把。否则，张恨水文学创作及报人生涯会在重庆画上句号。今天我们读到张恨水著作，一定会少几百万字，甚至一千万字。

# 张票

■ 许若齐

在电影院门口等退票，称之为“张票”，五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的。

当进电影院看电影已然成为一种奢侈的享受时，那“凭票入内”的票自然紧俏起来。执掌票务的她与他也必然与卖肉的、开车的、拿手术刀的诸等人物并列小城里炙手可热的人物，相当吃得开。

倘若你与其没有什么七大姑、八大姨的关系，又无权势，想一饱眼福，那就只好去张票了。人在黄昏后就要打定主意，月上枝梢头必须行动到既定的位置。

当人流一拨拨朝电影院涌来时，你掏钱作展示状且不言语。这属于“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”型；另一种则是主动迎合上去，急切而又殷切地问：有票么？有票么？最失望的是对方的目光与你期望的眼神好像有一种默契的接触，你的眼睛发亮了、目光热情了，他走到跟前却毫不搭理地昂首而去，给你一个冷冰冰的屁股。

这般大起大落真是一种对心灵的折磨。

快到开映时间了，有人东张西望地匆匆而来，你以为有戏了。刚搭上话，他连连拱手：彼此彼此。于是相视一笑，悻悻作别。已开演一二十分钟了，不死心的你还在冷清清的售票处前转悠，没准还会碰上心不死的他。于是，双双摊摊手，耸耸肩，都是一脸的沮丧与无奈，很有点“同是天涯沦

落人”的味道。

或许是城小熟人多的缘故吧，一开始加入此道时总是躲在暗处，口气也是怯生生的，像电影《人生》里拎着一篮子馒头到县城去卖的高加林。几次一无所获后，便也满不在乎起来。胆大艺高，居然连连得手，屡试不爽。其实也没有什么招，只是目光愈发变得殷殷期盼，把全部的真实满满地写在脸上。

最为自豪的是上映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彩色影片的那次得手：“北风吹”的音乐已从电影院里悠扬地传出，撩得外面不计其数的张票者心急火燎。我居然一登场就遭遇到一位面目姣好之妇人要退票。一刹那，十几双手飞快伸过来，我占据先机，已把票紧攥手心，稳操胜券。检票口原本几十人乱哄哄地围成一团，此时竟齐刷刷地闪开了一条道，我如同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，以凯旋之态在众人由衷羡慕的目光里阔步而进。

还好，没耽误多少时间，银幕上的喜儿才被黄世仁抢走。

小城确实没有多少花前月下的地方可供谈情说爱，即便是在春风沉醉的夜晚，能在一起看电影影算是浪漫又温馨的事情了。但要同时张两张票，难度系数可想而知。

那种状态下的人很没有方向感，懵头懵脑地乱

走，不知不觉就一起散步到电影院前了。一看，上映的是大热门电影——《多瑙河之波》，罗马尼亚的。据说还有那么一点点让人想入非非的镜头，这里的年轻人（主要是男性）看了三遍还欲罢不能。当即决定：张票。

她插过队，大凡一对男女知青要搭顺风车回城，拦车的一定是女的，在路边显眼的地方高高地扬起手；男的则趴在路下人见不到的地方。此时此刻，于情于理都该相反，当然是我在明处，她在暗处了。

结果却是未遂。看电影的钱到街角的小吃摊买了两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吃了，没有眼福还能没有口福吗？

摊主是位老大爷，笑眯眯地问：电影院刚出来吧？我做的都是散场的客。

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

那时古风悠悠。再紧张的票子，绝无加价、翻跟头的。职业的票贩子诸如“黄牛”亦难寻踪迹。但懊恼的事还是有的，那是在张《血战台儿庄》的票子。连推带搡，骂骂咧咧，一番苦战后终于得手。一摸上衣口袋，里面的十块钱不翼而飞了。票旋即被人夺走，还被恶声恶气地羞辱了一通：瞧他那个斯斯文文的样子，身上几毛钱都没有！

一怒之下，我自我了断了张票生涯，并在三年内未进电影院。